

中華書局 輝煌時代

建安風骨 與魏晉風度

史 衛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目 錄

引 言	7
第一章 慷慨悲歌之士	9
昂昂羣世士，結根在所固	9
三國英雄人物	17
建安風骨	26
可惜并州劉越石	33
第二章 魏晉風度	43
禮豈為我設邪	43
名士風度	52
自然神韻	60
思辨的魅力	69
第三章 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	79
天蒼蒼，野茫茫	79
有教無類	87
胡風國俗	91

第四章 佛陀西來	97
殊俗慕義，重譯來庭	97
西天梵音	102
佛教傳入中國	108
第五章 文明再造	113
良疇美柘，畦畎相望	113
從封閉到開放	120
魏晉涅槃	128
結語：亂中新機	137
深入閱讀	142

引言

在世界古代各文明中，惟中華文明歷盡劫難而生生不息，延續五千年而從未間斷。“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這八個字常常使國人心中自然生出民族自豪感。但是這種連續性，這個大統一之局，數千年走來並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經歷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得之不易。其間，許多輝煌盛世，一直為人謳歌，讓人自豪。而其間那些風雲變幻、波濤洶湧的日子，卻極易為人忽視。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沒有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樣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就是因為我們挺過了一段段的艱難歲月，最終迎來了一個個新的盛世氣象。

由於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文明形式。在前工業文明時代，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是兩股最重要的力量。然而，這兩種文明形式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在相互獨立的基礎上，或是和平共處，或是互相攻擊。比如，游牧地區需要農業地區的糧食、布帛和鐵器，農業地區也需要游牧地區的馬匹和皮革；牧民有時候希望進入農業地區發展，農業地區的人們也想向牧區開疆拓土等等。從世界範圍來看，隨著公元 2 世紀全球氣候變冷，北緯 35 度—60 度之間的整個北方地區，也就是游牧人聚居區，陷入嚴寒。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開始大舉南下，在東部有匈奴、鮮卑各族，中部有嚙噠人，西部有日爾曼和斯拉夫各族。在他們的衝擊下，東部的西晉帝國，中部的貴霜帝國、笈多王朝，西部的羅馬帝國，都先後土崩瓦解。但是，雄踞東部的中華文明在戰火硝煙中重新崛起更生，在晉帝國的廢墟上誕生了更加輝煌雄渾的唐帝國。而西方羅馬帝國六百年的輝煌歷史，卻被永遠地掩埋在歷史的塵跡裡。公元 1 世紀的時

候，羅馬作家佩托尼烏斯寫道：“整個世界都掌握在戰無不勝的羅馬人手中。擁有陸地、海洋和星空，他們仍不滿足。”羅馬帝國的領土跨越亞、歐、非三洲，卻終逃不過滅亡的命運。在羅馬帝國崩潰後，試圖重建羅馬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歐洲也陷入了長達一千年的“黑暗時期”，再也無法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

中華文明能夠重生、能夠一直延續發展的秘密，以及中華文明最深層的精神特質，更多地隱藏在這些風雲變幻、惡浪滔天的亂世之中。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段中國歷史上的亂世之秋，在東漢帝國崩潰之後，歷經四百年戰亂，以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終於開創了新的更加輝煌的盛世局面。

如果我們期望學習、借鑒歷史，我們需要能夠直面歷史中艱難時刻的勇氣。在動亂的時代，每一分耕耘都比太平盛世的時候更艱苦。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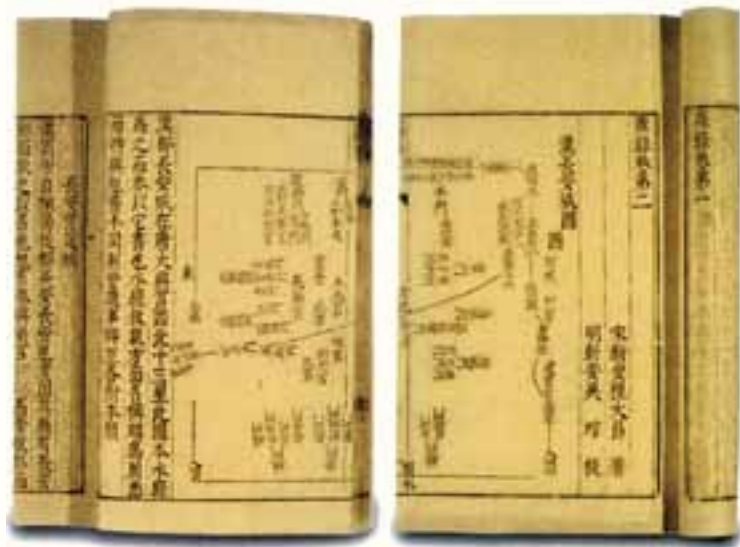
慷慨悲歌之士

東漢政權瓦解之後，混亂之局竟達四百年。其間政權更迭，干戈擾攘，戰禍相尋，幾無中輟。政治黑暗，人民流徙，土地荒蕪，生產凋敝，社會動盪，“士人”在這空前混亂中崛起，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昂昂彙世士，結根在所固

公元 88 年 4 月 9 日，年僅十歲的劉肇（漢和帝）登上了東漢帝國的皇位。史官記載，首都長安發生了大旱災。漢帝國也好像做了一場噩夢，進入了一個無法走出的怪圈：皇帝失去了對權力的控制，外戚和宦官交替操縱政權。這是因為皇帝登基時都很年幼，於是便由皇帝的母親——皇太后臨朝聽政，她便利用自己的父兄控制朝政。皇帝長大，又依靠身邊的宦官誅除外戚，結果又讓宦官攫取了大權。接下來又是皇帝去世，新太后

又和父兄選立幼帝，開始外戚專權。幼帝長大，再依靠宦官消滅外戚。於是，就出現了外戚、宦官交替操縱朝政的局面。如漢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其兄竇憲總攬大權。和帝長大，依靠宦官鄭眾等，誅除竇氏，鄭眾等得以封侯，參與政事。但和帝二十七歲就死了，其子劉隆即位時才剛滿百天，而且只做了一年皇帝就去世了，接著和帝十三歲的侄兒劉祐即位，是為安帝，安帝去世時才三十二歲。再接下來的幾個皇帝即位時年齡都不大，順帝十一歲，沖帝兩歲，質帝八歲，桓帝十五歲，靈帝十二歲，少帝十七歲，獻帝九歲。當漢帝國走出這種怪圈時，就已



宋·程大昌《雍錄》中的漢長安城圖

經到了《三國演義》開頭的那一幕：外戚、大將軍何進召董卓進京，欲誅除宦官集團，卻被宦官所殺，袁紹率部殺盡宦官。東漢帝國的政治舞台開始謝幕，也拉開了下一時代的序幕。

這長達一百零一年的歷史，政治已經不能簡單地用“黑暗腐敗”來描述，《後漢書》的作者用了一個詞來描述——“主荒政謬”，說這是一個荒謬錯亂的時代。無論是宦官還是外戚，都是驕橫跋扈，貪財殘忍。他們一上台，都是將自己的親屬徒黨，乃至家奴，大量安排做官。他們用官位引誘其他人阿附，對於不肯歸附的官員則進行打擊迫害。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雖然他們經常捏造罪名，將異己非刑治死，但還時常嫌這樣太麻煩，乾脆私養大量刺客，直接暗殺了事。他們貪財，雖然他們已經要求一歲的孩童也要交稅，但還是嫌來錢太慢，竟公然攔路打劫客商，發掘墳墓掠取寶物。對於富豪之家不能孝敬如意的，他們就誣以罪名，活活弄死於獄中，霸佔其全部家產。他們處理事情，無不簡單、粗暴，也可以說是毫無顧忌，驕橫至極。

外戚和宦官交替操縱著政權，有時甚至連皇帝的廢立也是他們一句話的事。如八歲的質帝劉續在朝會時稱外戚梁冀為“跋扈將軍”，當天就被毒死。質帝中毒後在地上翻滾，大喊要水。梁冀還在旁說，不准給他喝水，防止毒藥被吐出來。在外戚、宦官監控下成長的皇帝也是一個比一個荒唐。桓帝一方面“淫女

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另一方面又想成道成仙。有大臣上書：“你這麼又多慾又缺德的人，怎麼可能成道！”靈帝稱太監張常侍(張讓)為父親，稱趙常侍(趙忠)為母親。靈帝最後還鬧出西園賣官的故事，把一個個官職按高低貴賤明碼標價出售。

就是在這種政治的高壓下，東漢的士人們以自己的道德勇氣激射出一束刺破黑暗的強光。沒有政治的荒謬絕倫，這道光束不會這樣的強烈耀眼，兩千年來，這道光束還一直讓人熱血沸騰。

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由儒生和文史融合形成的新興士人階層力量不斷壯大。與西漢開國時的“布衣將相之局”不同，東漢中興，劉秀等帝王將相都有儒者氣象，他們進一步推動了儒教的興旺。到東漢後期，洛陽太學在讀的太學生規模已達三萬人。當時洛陽人口三十萬，也就是說每十人中就有一名在讀的太學生；當時全國人口五千六百萬，也就是不到兩千人中間就有一個在讀的太學生，如果再加上郡國學和私學的學生，這個數量可以說相當龐大。由於具有共同的社會經濟背景，接受著共同的文化教育，他們形成了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他們以“通經致用”、“濟世安民”為人生目標，以天下為己任，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面對外戚宦官的暴政，他們積極抗爭。在朝之士，以“澄清天下”為志，一方面直言上書，另一方面利

用既有職權，懲治腐敗不法；在野之士，則與之呼應，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張綱受命為使臣，糾察地方不法。他卻將坐車的車輪拆下，埋在洛陽都亭，慨然上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思是說：豺狼就在朝堂之上，不加翦除，而到地方上鏟除幾個小的貪官污吏又有甚麼用！他上奏列舉大將軍梁冀“肆無忌憚，貪污受賄，多樹諂諛，陷害忠良”等十五項大罪。梁冀就是前面提到的公然毒殺天子的“跋扈將軍”，當時正總攬朝廷大權。這一埋輪上奏之舉，使當時“京師震竦”、“百官惴惴”。李膺為司隸校尉時，糾罰奸佞之徒不遺餘力，被靈帝稱為父親的中常侍張讓的弟弟張朔犯罪後，躲進張讓家的空房柱中。李膺打破房柱，逮捕了張朔，審問具結後，將他正法。“埋輪破柱”後來成為了一個成語，比喻剛正不阿，不畏權貴。



東漢·鄭玄註《周禮》之“天子玉路圖”（宋刻本）

宦官集團強力反撲，誣告士人們結黨，誹謗朝廷，發動了兩次黨錮事件。延熹九年(166)發生第一次黨錮事件。李膺等二百多人被捕，他們脖子、手和腳被戴上被稱為“三木”的刑具，頭被蒙著，一個挨一個接受獄吏的毒打，但這些人毫不屈服。宦官集團不得不下令將他們赦免，讓他們返回故里，宣佈禁錮終身，不許再出遊和做官。這些“黨人”還鄉的時候，無數的士人自發來給他們送行；回到家鄉時，當地士人又自發前來迎接，有時迎送車輛多達數千輛，造成了極大的聲勢。通過這次黨錮事件，宦官集團不但沒能打擊士人的士氣，相反卻使士人們更加團結，力量大增。這對於宦官集團而言是極大的失敗。於是靈帝建寧二年(169)，他們又發動了第二次黨錮事件，殺李膺等一百多人，禁錮六七百人，逮捕太學生一千多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全部免官禁錮。

在狂風暴雨的打擊下，在血雨腥風的恐怖中，士人們前仆後繼，相互支持，互稱“同志”，生發了“群體自覺”的明確意識，相互以名節相砥礪、相標榜。“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御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成了時代的象徵。在當時，能得到李膺接待被稱為“登龍門”，這人一下就身價十倍。士人們通過品評人物，議論時政，在社會上樹立起了一股道德和正氣的清廉風氣。第一次黨錮事件後，士人們標榜出被稱為“三君”的士林領袖及“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

三十二大名士。在這種風氣鼓舞下，“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

李固、杜喬被殺，陳屍示眾，李固的弟子十五歲的郭亮，左手拿奏章，右手拿著行刑時砍頭的斧子，抱著必死的決心，詣闕上書，請求為李固收屍。朝廷不許，他就在李固屍體旁為其守喪。在受到威脅時，他慷慨陳詞：“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一起為李固守喪的還有南陽人董班。白馬令李雲因上書反對桓帝給宦官封侯獲罪，弘農五官掾杜眾上書，說“願與雲同死”，簡單的五個字表達出誓死抗爭的決心。士人們的抗爭越來越激烈，隊伍越來越龐大。朱穆、皇甫規等獲罪時，數千太學生詣闕上書，為他們請願。士林領袖郭泰、陳寔去世的時候，不避風險從各地趕去參加他們葬禮的竟有上萬人。

士人們的清議在當時政治異常黑暗的情況下，“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的確起到了激濁揚清的作用。黨錮之時，有些官員沒有被列為“黨人”，還感到羞恥，上書自陳與黨人的關係。宦官們“佈告天下”，要求天下人和他們一樣憤恨黨人，就是對這種輿論的報復。宦官們認為：你們士人用輿論羞辱我們，我們也要用輿論來對付你們。當權者總是迷信權力，以為權力真能左右輿論。宦官們還要另立太學，鏟除名士的根基，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這就是“鴻都門

學”。名士和太學生們以經義為根據來清議，他們就以辭賦、小說、書法、繪畫為課程，來排斥儒家經典。用這些文人的閒情逸致來消磨士人的正氣，也算是一個很聰明的主意。鴻都門學的學生畢業後，宦官們多給以高官厚祿，有些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還有的被封侯賜爵。士人們有三十二名士，宦官們也為鴻都門學排出樂松等三十二人畫像題贊辭來對抗。從宦官的這些可笑的行為，我們也能感受到當時清議形成的力量和作用。不過鴻都門學卻改變了漢儒重經術輕文藝的價值觀念，促進了文藝的發展，為魏晉時代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氣息。

正是由於政治黑暗，才激發出士人們為國忘家、公而忘私、捨身取義的精神，生出“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的“澄清天下之志”。也正是由於這些士人的努力，才使東漢帝國危而不傾，在荒唐混亂中又走了一百零一年。而此時凝聚起來的“以天下為己任”、“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精神，也激發其後的士人精英，在即將開始的大亂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而在此後的歷史中，這種精神也一再激勵著一代代讀書人，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成為中華文明每次危機中重要的修復力量。在一千七百年後，我們還能看到這種激勵作用，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譚嗣同在獄中寫道：“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張儉、杜根都是

東漢不畏權勢、敢於抗爭的名士。中國古代讀書人身上雖然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社會責任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獻身精神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是中華民族歷經劫難而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他們創造了知識財富，也承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

三國英雄人物

那個傢伙，就是皇帝嗎？

皇帝真是這麼混賬嗎？

老百姓們雖然沒有看見過皇帝，但是經常聽到的一些事情，真是讓他們失望，而親身感受到的沉重賦稅、無處說理的無奈，更使他們感到絕望。

就是士人們也不像以前那樣充滿激情了。他們感歎：“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東漢帝國這棵大樹就要倒了，不是我們士人這一根繩子所能拉住的。有一個叫魏桓的士人多次被朝廷徵召去做官，他都拒絕了，說：做官，總得實現自己的理念，對得起百姓，對得起國家。現在後宮多到幾千人，請問能減少嗎？供田獵玩樂的馬多到一萬匹，請問能減少嗎？皇上左右的那批宦官、權豪，請問去得了嗎？他對勸他做官的鄉人說：你們為甚麼還要勸我去，我活著去，死了回來，對你們又有甚麼好處？士

人們對皇帝實在是絕望了，很多年後，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劉備每次和他談到東漢帝國的傾頹，沒有一次不對桓、靈二帝痛心歎息。

陳蕃、竇武被殺的時候，郭泰去郊外曠野，痛哭了一場，高喊：“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

165年，渤海蓋登起義，自稱“太上皇帝”；166年，沛國戴異起義，自稱“太上皇”。這是民間對大漢皇帝的公然嘲諷和蔑視，他們不要做皇帝，要做皇帝爸爸。還有自稱“黃帝”、“黑帝”、“黃帝子”、“陽明皇帝”、“太初皇帝”、“無上將軍”、“平天將軍”的。“豪傑之士，競希神器”，“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士人們也在想另立新君，名士張玄鼓動過張溫起兵，王芬密謀過刺殺靈帝，閻忠勸過皇甫嵩自立。《後漢書》的作者《漢獻帝傳》裡寫道：“天厭漢德久矣”。西漢末年，天下起兵，還想方設法找個姓劉的來做頭兒，到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把姓劉的當回事了，人民對“漢室”已經沒有多少依戀了。

184年，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被鎮壓。持續一百多年的羌亂，在耗費數百億軍費，無數征戰之後，終於也告一段落。太平好像已經到來，漢家中興似乎可以期待。189年，漢靈帝去世，新帝登基，太后臨朝。太后異母兄何進以大將軍參錄尚書事，總攬朝政。在黃巾起義中得到赦免，重回朝堂的一些士人，開始聚集在何進周圍，謀劃誅除宦官。這已經是存在了四百年

的大漢帝國能否起死回生的最後一個機會，但這樣一個機會卻交到了屠家子出身、憑藉妹妹得寵而一步登天的何進手中。何進聽從袁紹的建議，引外地兵馬進京，威逼太后，翦滅宦官。消息泄露，宦官們搶先下手，在宮中突襲，殺死何進。袁紹與何進部將攻進皇宮，不問老少，誅殺宦官二千多人，有些沒有長鬍鬚的人也被當成宦官殺了。禍亂百年的外戚宦官竟然一下都被鏟除。但是袁紹等士人還沒有來得及品嚐勝利果實，所召外兵中的董卓部隊就已經抵達京師。這位出身武人世家的西北名將，不僅沒有使漢帝國走向安定，反而帶來了更大的災難。董卓入京後，很快控制了朝政，廢除少帝，另立九歲的劉協為帝，改元初平，似乎天下平定，迎來了一個安定的好時光。但誰曾想，這卻是一個更大混亂時代的開始。董卓雖也有心籠絡士人，但他的統治卻極其殘暴和荒唐。他縱容士兵在京師公然搶劫財物，擄掠婦女，還命士兵挖開皇帝和公卿陵墓，盜取裡面的寶物。洛陽陷入一片恐慌，天下群雄並起。

一般三國史喜歡從這一年開始算起，這一年是 189 年，到 589 年隋文帝重新統一中國，前後整整四百年。先後出現了大大小小三四十個政權，其間風雲際會，合縱連橫，折衝尊俎，運籌帷幄，為各色英雄



董卓小錢

人物提供了發揮才幹、表現自我、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後漢書》說“英雄因之而起”。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時代開篇的三國英雄，他們對中華文明有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他們煉成了中華古典文明的“英雄”概念，創造了英雄時代，也造就了中華文明的英雄崇拜。對他們的崇拜，至今還遍及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地方，也在東亞文明圈各國廣泛傳播。

名士之名，起於東漢桓、靈二帝時宦官政治高壓下的黨錮之禍；英雄概念煉成於漢魏間天下崩壞之際。英雄本是人們品評人物的名目之一，到天下大亂，“澄清天下之志”演化為拯世救民，建立功業的英雄訴求。一時間豪傑並起，均以英雄自許，欲平定天下。當時的文學家王粲著有《英雄記》一書，歷敘當時馳騁中原，揚名天下的各類英雄故事。怎樣才是真正的英雄，天下究竟需要甚麼樣的英雄？當時湧現出一大批論述英雄人才的理論著作，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劉劭《人物志》的英雄篇。

《三國志·劉備傳》記載，曹操曾經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曹操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只有我和你，袁紹這些人，不足數也。那一年，曹操四十四歲，劉備三十八歲。袁紹是當時最強大的一支武裝力量。第二年，曹操就和袁紹決戰官渡，以少勝多，全殲袁紹主力。又經過七年征戰，曹操統一北方，然後揮師南下攻打盤踞荊州的劉表，希望進而統一中國。當年被曹操

讚許為英雄的劉備，這時正在荊州依託劉表，劉備聯絡江東的孫權，以五萬兵馬用火攻之策在赤壁打敗了曹操號稱的八十萬之眾。其後，孫權進一步鞏固了在江東的統治，而劉備以荊州為基地，佔領四川及漢中地區，最終形成



曹操像

天下三分之局。三國就是曹操父子建立的魏國、劉備建立的漢國和孫權建立的吳國。

曹操、劉備、孫權，都沒有很高的門第。在官渡之戰時，袁紹曾讓才子陳琳寫了一篇後來很有名的討曹檄文，裡面說曹操是“乞丐攜養”，“贅閹遺醜”。曹操的祖父曹騰，曾經是東漢末年宦官集團的核心人物，擔任中常侍，參與機要三十餘年。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但是曹嵩是從哪裡過繼來的，誰也說不清楚，史書上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前面說到漢靈帝西園賣官，曹嵩就是當時的一個大買家，他花一億錢買了個太尉的官。所以曹操的門第在當時士人眼中，是極不光彩的。劉備雖託名漢室



孫權像

宗親，但是早已沒落得說不清楚了，家境貧寒得只能靠與母親一起編織草蓆、販賣草鞋為生。孫氏佔據江東是從孫堅開始的，只知道孫堅的祖父是種瓜的，他父親叫甚麼，史書上已經說不清楚了。但是他們擊敗了袁紹、袁術、劉表、劉璋等名門巨族，在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

英雄時代的魅力是為大家提供了同等競爭

的機遇，讓每一個人都能有機會突破家世、教育、歷練的局限，讓每一個人的潛力都有機會得到釋放。三國英雄時代，智謀英雄之士之多，難以勝數，令人歎為觀止。當時人的語言和文章裡“英雄並起”、“英雄雲佈”、“英雄踴躍”之類的話隨處可見，充滿了捨我其誰、時不我待的自信。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臧洪稱“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創業英雄也都想能“駕馭英雄，驅使群賢”。曹操說：“方今收英雄時也。”

劉備“招攬英雄，思賢如渴”。孫權希望“英雄樂用”，“橫行天下”。前面說到曹操認為劉備是和自己一樣的創業英雄，有人勸他及早除去劉備，以免後患。曹操卻認為除劉備一人會讓其他人害怕，而不再投奔自己（“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而容忍了劉備。“惟才是舉”這個成語就出自當時曹操的求才詔令中。曹操、劉備、孫權都留下了善於用人、愛惜人才的好名聲。那個時代也可能是人才最幸福的時候吧，到處都在不拘一格、不看學歷、不問出身地招攬人才，一批批英雄脫穎而出。

三國英雄在此後的歷史中不斷被人提起，拯世救民，建立功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精神已經深入民族的血脈之中。三國時代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符號，也成就了一部小說《三國演義》。在三國眾多英雄人物中，關羽和諸葛亮在後世更成為一種特定的價值代表，一武一文被後世提煉為忠義的典型符號。關羽本是一個亡命之徒，張飛也



張飛像



明·商喜繪《關羽擒將圖》

只是下層人士，但兩人都是萬人敵，勇猛異常。劉備與他們同席而坐，同桌共餐。關羽、張飛感恩戴德，矢志追隨。劉備曾經在一次戰爭中被曹操打敗逃亡，關羽被迫短暫歸降曹操。曹操雖極盡籠絡之能事，但關羽一聽說劉備的消息，就不顧一切，前往投奔。關羽以忠義勇猛的形象，成為中國“武聖”。諸葛亮本是隱居鄉野的名士，有“臥龍”之稱，劉備為了求得諸葛亮而“三顧茅廬”，留下千古佳話。劉備去世後，諸葛亮輔佐劉備的兒子劉禪時，曾經給劉禪上了一個奏章，講到感念劉備當年三

顧茅廬之恩，要竭忠盡智鞠躬盡瘁地報答，這就是著名的《出師表》。諸葛亮以其政治智慧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崇高精神，成為後世崇拜的偶像人物。諸葛亮與東漢後期“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精神體系是一脈相承的，也是他們精神的直接繼承者，諸葛亮也成了傳統士人在亂世中發揮社會修復功能的理想典型。

諸葛亮家族也是當時士人的一個縮影，其兄弟三人，分別效忠魏、蜀、吳三國，也各為其主，盡展風采。其兄諸葛瑾效忠吳國，諸葛瑾之子諸葛恪曾受孫權遺詔為首輔，總領吳國軍國大事，效法叔叔諸葛亮積極主持北伐。諸葛亮弟諸葛誕則為曹魏大將，在司馬昭篡魏之前，做了最後的抗爭。曹魏末年，政權逐步為權臣司馬昭控制，對於司馬昭企圖篡奪曹魏天下的野心，有個流傳至今的成語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諸葛



諸葛亮像

誕於 257 年舉兵反抗司馬昭，在堅持十個月後失敗，被夷滅三族。史書記載諸葛誕兵敗被殺後，其部下數百人堅持不肯投降司馬氏，被集體屠殺。行刑時，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則向眾人勸降一次，直到殺掉最後一名，也始終沒有一個人貪生投降，都說：“為諸葛公死，不恨！”這是怎樣的英雄氣概呀！

在這個英雄時代的最後，剛滿二十歲的魏國少年天子曹髦，面對司馬氏代魏的不可扭轉之勢，竟自己提著劍帶領一些衛兵和雜役，去討伐司馬昭，結果還沒出宮門，就被人殺死。幾年後，曹魏大將鄧艾、鍾會率軍滅蜀漢，蜀漢大將姜維卻利用鍾會、鄧艾的矛盾，挑起鍾會的野心，企圖攔撥鍾會盡殺北來諸將，而後自己再殺鍾會，坑殺魏兵，復立蜀漢，終因鍾會的猶豫，滿盤皆輸。這驚心動魄的一幕幕，也算為三國英雄時代留下一個蕩氣迴腸的謝幕。八年後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代曹魏稱帝，建立西晉王朝，五年後，滅吳國，天下復歸一統。

建安風骨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自秦以降，文武分途，中國文化進入無兵文化的時代。但是觀念、風氣或心態的轉變，並沒有制度那麼容易。在兩漢，武藝還是士人養成教育的重要內容，能文

能武還是優秀人士的典型形象。這也是後漢士人能在平羌戰爭和鎮壓黃巾起義的戰爭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也是三國英雄獨領風騷的重要因素。

曹操的長子曹丕，曾經在他的書中回憶自己的早年教育，說他五歲的時候，曹操就開始教他學射箭，六歲學習騎馬，八歲學騎射，其後又隨多人學習劍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著名的道教學者葛洪在《抱朴子》裡曾提到自己少年時亦曾學射，後又學過刀法和杖術，能夠空手入白刃。不僅文人學武，武人也學文。三國時吳國大將呂蒙，幼年失學，憑戰功起家，孫權還親自指導他讀書。呂蒙也很認真讀書，馬上就有了儒雅之氣，“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成語即出於此。蜀漢大將關羽，也一直喜歡讀《左氏春秋》，現在廟宇裡關公的形象也多是手持《春秋》在讀。當



曹丕像

時對人物的評價，多是“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有文武異才”；“容貌甚壯，以勇力聞”，“體貌魁奇，少有壯節”這樣的句子，讚賞的是一種英武之氣。

千古文人俠客夢，但在當時任俠卻是文人們的一種行為方式。如袁紹“好遊俠”，袁術“少以俠氣聞”，曹操“任俠放蕩”，劉備“好交結豪俠”，孫權“好俠養士”。俠客還有分類，袁紹、曹操、甘寧號“遊俠”，袁術屬“氣俠”，魯肅、凌統為“輕俠”，還有大俠、豪俠、粗俠、任俠、健俠、勇俠等。這些“俠客”，多有放蕩不羈的一面。史稱曹操“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劉備“喜狗馬、音樂、美衣服”。《世說新語》裡記載袁紹、曹操少時，好為遊俠。有一次他們看到有人新婚，便偷偷潛入主人家園子裡面，夜晚喊叫：“有小偷在偷東西！”新房中的人都跑出來觀看，曹操便抽出刀，劫了新娘，與袁紹一起找路往外跑，結果迷失了道路，掉到了多刺的枳木荊棘叢中，袁紹動彈不得，曹操只好又大叫：“小偷在這裡。”袁紹慌亂中不顧疼痛竟滾出了枳木荊叢，兩人得以逃了出去。有史書記載曹操少年時還曾經隻身持戟闖入權宦張讓家裡。

同時代的政論家荀悅這樣描述俠客形象：“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這和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俠氣”更給士人精神注入了勇氣和魅力，增添滿腔豪情，也帶來了些許慷慨悲涼的氣氛。

詩人喜歡歌詠英雄俠客，三國英雄俠客卻就是詩人。俠客的陽剛豪情被灌注到詩歌裡，帶來了詩歌史上一股新的氣息，後人稱之為“建安風骨”。“建安風骨”的傑出代表就是遊俠曹操。“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卻是曹操的時代。建安十三年冬，曹操統兵八十萬南下，欲完成國家統一大業。荊州望風而降，曹軍順江而下，與孫權劉備聯軍對峙長江赤壁。曹操志得意滿，在戰艦上大宴群臣。月明星稀，曹操乘酒興，橫槊賦詩，據說這時作的就是《短歌行》。曹操不僅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了文學上的新風氣，還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團結了一大批文學人士，開創了建安文學的新局面。

這以前的詩歌，如先秦的《詩經》，如漢代的樂府主要是民間歌謠的歌詞，都是政府的音樂官員到各地採風，收集整理而成。也有士人有意識地模仿這種歌詞，但這些模仿，文人們是不好意思署名的，裡面有些好的作品，也是以無名氏的名字流傳下來。文人有意識地創作詩歌，或者說文人創作詩歌的傳統，是從建安詩人開始的。建安英雄詩人不受傳統束縛，敢於大膽表現自我。在建安詩人的詩歌裡面，幾乎篇篇都有“我”的存在，曹植的《贈白馬王彪》，一篇就有十一個“我”、“吾”、“自”。在這以後，幾乎所有的文人都要去寫詩歌，這個傳統的開創者就是曹操。在曹操的帶動下，出現了一個創作群體。這個群體的核心是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文學史上稱為“三



曹植帶領隨從祭奠洛神（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

曹”。清代歷史學者趙翼曾經感歎：“創業之君兼擅才學，曹魏父子，固已曠絕百代。”

三曹父子，在他們周圍，匯聚了一大批文人學士，其中出眾的，被曹丕歸結為“建安七子”，曹丕還為他們七人每人編了一本文集。《文心雕龍》的作者將這個時代的創作特徵總結為慷慨激昂而又富有氣勢，稱之為“建安風骨”：“五言詩的創作奔騰踴躍，慷慨激昂地任情抒發自己的性氣，坦白直率地使用他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明·楊慎批點，明天啟二年刻本）

們的才華。抒發情懷，敘述事理，不追求細密的技巧；驅遣文辭，描寫形貌，只求其明白清楚的技能。”（五言騰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五言詩雖然只是在四言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字，但是在節奏上增加一拍就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節拍群。不同節奏在詩中交錯運用，使句式更富於變化，增強了句子的表現力，使句子更加鏗鏘有力。

那個時代，給了詩人太多的感情激蕩。“白骨露於野，千里

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曹植《送應氏》）“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王粲《七哀詩》）這些詩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慘象，流露出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蒼涼悽楚。面對戰爭造成的苦難場景，面對不知何日才能休止的連綿戰亂，即便是氣蓋一世的曹操，在抒發個人宏大抱負時，也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無奈（曹操《短歌行》）。但是建安詩人沒有消沉，其重建太平之治救民水火的理想堅定，“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劉楨《贈從弟》）詩人更將短促的苦悶轉化為強烈進取的慷慨高歌：“不戚年往，憂世不治。”（曹操《秋胡行》）“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操《短歌行》）“戮力上國，



曹魏鄴城金虎台遺址

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曹植《與楊德祖書》）
“男兒寧當格鬥死。”（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詩人也不乏積極樂觀精神，“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龜雖壽》）

劉勰用“風骨”兩個字來概括，真是絕妙。風骨，展示了一種剛健乾脆的力度，內蘊著一股充滿彈性而強烈的力，釋放出的是一種陽剛之美，動人心魄，使人振奮。這種慷慨之歌正是這個時代的氣質，建安風骨體現的正是英雄的價值觀和英雄文化，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諸葛亮雖然沒有留下詩句，但他的《出師表》，情辭懇切，要言不煩，耿耿忠心，彪炳千古。每當國難當頭，《出師表》就成了鼓舞士氣的精神支柱：岳飛曾草書《出師表》；陸游《書憤》：“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文天祥《正氣歌》：“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可惜并州劉越石

隨著三國英雄時代的謝幕，司馬氏統一天下，中國進入西晉時期。280年，晉武帝司馬炎消滅東吳，完成統一大業，改元太康。司馬炎得意地問大臣劉毅：“你看我可以和漢代哪位皇帝相比？”劉毅回答：“陛下同桓帝、靈帝一樣。”司馬炎怒道：“我平吳國，統一天下，你竟把我比作桓、靈，實在太過分了。”劉



晉武帝司馬炎像

毅回答：“桓 靈賣官，錢入公庫；陛下賣官，錢歸私人。這樣看來，陛下還不如桓 靈呢！”司馬氏是一個十分陰毒的家族，其幾代人為篡奪曹魏政權，手腕之殘忍毒辣，歷史罕見。他們一方面對擁曹官員厲行殺戮，男女無少長，就是已經嫁人的女子都要殺掉；另一方面，用厚利誘引各方人士投入自家門下，造就了腐敗、無恥、貪婪的司馬氏政治集團。晉王朝一建立，就沒有一點兒新王朝的新興氣象，反而已陷入極度腐朽之中。杜預是司馬懿的女婿，官至鎮南大將軍、荊州都督，屢立大功，如此人

物卻也得靠不斷賄賂京中權貴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進行滅吳的準備工作。大臣們一方面拉幫結派，勾心鬥角；另一方面貪污腐化，窮奢極慾。國家好不容易結束了九十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統一，就落到了這



西晉·青瓷香熏爐

樣一個貪鄙荒淫、豪奢殘忍的集團手中，注定好景不長，統一只能是曇花一現。曾經拯世救民的英雄人格卻異化為不擇手段、處心積慮、變本加厲追逐權力、金錢的野心和貪婪。

司馬炎本身就是一個荒淫貪鄙的人。他好色，後宮有近萬人，每晚宴寢何處，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坐著小車，讓羊拉著，羊車停在哪裡就住在哪裡。於是宮人們在宮中遍插嫩竹，鹽汁灑地，引誘羊兒，爭寵鬥嬌。為了選更多美女充塞後宮，他下令“禁天下嫁娶”。被選入宮中的少女，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行人悲酸。宦官怕司馬炎聽到，不讓她們哭，姑娘們說：“死尚且不怕，還怕皇帝聽到？”他貪財，身為皇帝，竟公開賣官鬻爵。上行下效，奢華荒淫之風日盛。太傅何曾每天膳食用錢一萬，還

說沒有可下筷子的菜。司馬炎的女婿王濟用人乳喂豬，又用人乳蒸豬肉。極度的奢華荒淫，也刺激了無限的貪慾。石崇做荊州刺史，派兵劫奪外國使者和來往商客，積累了巨額財富。石崇和王愷鬥富，王愷用麥芽糖涮鍋，石崇就用石蠟當柴火燒。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就作錦步障五十里。王愷用赤石脂塗牆，石崇就用香椒抹壁。王愷是晉武帝的舅父，晉武帝幫助王愷，從內庫拿出最好的珊瑚送給他，有二尺高。王愷拿到石崇面前顯擺，石崇隨手就把它打碎，叫家人取出六七盆三四尺高的珊瑚，讓王愷自己挑，作為賠償。王愷請客，令女奴吹笛助興，女奴在演奏中稍有差錯，王愷就令人當場拉下台階打死。石崇讓女奴為客人勸酒，只要客人飲酒不盡，就命人將女奴當場殺死。

面對一群見利忘義、反覆無常、品行惡劣的大臣，司馬炎有意造就若干小朋黨，又大力培植外戚和宗室勢力，讓這些小集團互鬥，然後各個操縱，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289年，縱慾過度的司馬炎病死，他的白癡兒子晉惠帝即位。有大臣向晉惠帝報告外面很多老百姓沒有飯吃，餓死了很多人。他奇怪地問：“那他們為甚麼不喝肉粥？”晉武帝還給他娶了個善妒的母夜叉做老婆。在這樣的愚夫妒婦統治下，政治危機隨即爆發。大亂由宮中引發，幾名掌握重兵的宗室也紛紛捲入，最終演變為“八王之亂”。司馬炎死後的第二十五個年頭，匈奴人劉淵率軍

攻破長安，俘獲了西晉末代皇帝司馬鄴，西晉亡國。

在西晉最後的日子裡，出現了一個英雄人物——劉琨。鍾嶸在反對入晉以後的浮華文風時，曾經感歎：“建安風力盡矣！”阮籍亦曾歎曰：“時無英雄，使子成名！”但是劉琨卻成為意外，金代著名詩人元好問寫有《論詩三十首》，以詩論詩，評論了自漢魏至宋代歷代詩歌。其二是：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這一首是評論建安詩人的。前面的“曹劉”是指曹植和劉楨。他們是詩中“兩雄”，以“坐嘯虎生風”形象地比喻他們的詩歌風格雄壯似虎。後面橫槊賦詩用的是曹操的典故，是稱讚劉琨的作品有建安風骨。劉琨不僅詩有建安風骨，而且人也有建安英雄氣概。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省無極縣）人，和劉備一樣，也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劉琨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魏晉時期的高官，他從小生活在富貴之中，而且長得漂亮，是個有名的美男子。劉琨早年也生活浮華放蕩，好老莊之學，依附權貴賈謐，為“二十四友”之一，也曾參加過石崇的“金石雅集”，後來又積極參與“八王之亂”，先後依附過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范陽王司馬虓、東海王司馬越，得到了廣武侯的封爵。



西晉·瓷男女俑



西 . 持刀陶俑

西晉光熙元年(306),劉琨出任并州刺史。沿途“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扶老攜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妻賣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面對這國破家亡的慘景,劉琨覺醒了。他招募千餘人,跋山涉水,衝破匈奴劉淵部隊的重重阻擋,終於在永嘉元年(307)三月轉戰抵達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此時晉陽經歷戰亂,已成一座空城,并州所剩也不到兩萬人。劉琨在左右強敵環俟的環境下安撫流民,發展生產,加強防禦。不到一年晉陽就恢復了生氣,成了東晉在匈奴敵後最重要的武裝基地。當時晉陽南面是強大的匈奴漢政權,北面是正在崛

起試圖染指中原的拓跋鮮卑，東面是和段部鮮卑結盟的幽州刺史王浚。劉琨在保衛并州的同時，也曾幾度派兵攻打劉淵。劉琨還和拓跋鮮卑首領拓跋猗盧結盟，攻打劉虎和白部鮮卑。在危難中獨撐危局，最後還是被石勒攻破。劉琨率領餘部依附了鮮卑首領段匹磾。段匹磾曾和劉琨結為兄弟之好，共約翼戴晉室。劉琨後來在段氏內亂中，被段匹磾殺害，壯志未酬。

後世認為劉琨的詩繼承了建安風骨的遺風，其實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更多了一種悲涼酸楚之氣。如《扶風歌》：“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禦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接著又是“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只能是“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真是英雄失路，萬感悲涼，酸楚淋漓。他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中，毫不氣餒，努力在北方苦撐



西晉政權頒賜給少數民族首領的“親晉胡王”銅印

危局。雖然最終壯志未酬，但是卻贏得了尊敬，也一直激勵著後人。陸游詩云：“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雞唱劉琨舞，牛疲寧戚歌。”文天祥詩云：“中原盪分崩，壯哉劉越石。連蹤起幽并，隻手扶晉室。福華天意乘，匹磾生鬼蜮。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李清照詩：“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在當時，劉琨並不是孤獨的。在南方還有他的朋友祖逖在演繹著另一段英雄故事。祖逖，字士稚，范陽郡迴縣（今河北省涑水縣北）人。祖逖和劉琨年輕時一起擔任司州的主簿。兩人意氣相投，共被同寢。每天夜半聽到雞鳴，祖逖就踢醒劉琨，說：“這不是讓人討厭的聲音。”於是兩人起床到外面，拔劍起舞。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聞雞起舞”的佳話。劉琨還留下了一個“枕戈待旦”的成語，是說他怕祖逖快馬加鞭跑到他前面，所以常常枕著兵器睡覺，等待天亮，以此激勵自己常備不懈。兩人曾經相約，如果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兩人各自要在中原幹出一番大事。劉琨在北邊開創局面的時候，祖逖率領宗族部曲渡江南下。祖逖停留在京口，聚集起驍勇強健的壯士，多次向司馬睿請命北伐。司馬睿任命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但僅僅撥給他千人的口糧、三千匹布，而不給一兵一卒、一刀一槍，讓祖逖自己想辦法募集。祖逖帶領跟隨自己南下的一百多戶人家渡過長江，開始艱難北伐。渡過長江時，祖逖在江中敲打著船槳說：